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裏遇貧交

話說王員外纔到京開假，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。王員外問是何喜事。報錄人叩過頭，呈上報單。上寫道：「江撫王一本。為要地須才事：南昌知府員缺，此乃沿江重地，須才能幹濟之員；特本請旨，於部屬內揀選一員。奉旨：南昌府知府員缺，著工部員外王惠補授。欽此！」

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，謝恩過，整理行裝，去江西到任。非止一日，到了江西省城。南昌府前任蓬太守，浙江嘉興府人，由進士出身，年老告病，已經出了衙門，印務是通判署著。王太守到任，陞了公座，各屬都稟見過了，便是蓬太守來拜。王惠也回拜過了。為這交盤的事，彼此參差著，王太守不肯就接。

一日，蓬太守差人來稟說：「太爺年老多病，耳朵聽話又不甚明白。交盤的事，本該自己來領王太爺的教；因是如此，明日打發少爺過來，當面相懇，一切事都要仗託王太爺擔代。」王惠應諾了，衙裏整治酒飯，候蓬公子。直到早飯過後，一乘小轎，一副紅全帖，上寫「眷晚生蓬景玉拜」。王太守開了宅門，叫請少爺進來。王太守看那蓬公子翩然俊雅，舉動不群。彼此施了禮，讓位坐下。王太守道：「前晤尊公大人，幸瞻丰采。今日卻聞得略有些貴恙？」蓬公子道：「家君年老，常患肺病，不耐勞煩，兼之兩耳重聽。多承老先生記念。」王太守道：「不敢。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？」蓬公子道：「晚生三十七歲。」王太守道：「一向總隨尊大人任所的？」蓬公子道：「家君做縣令時，晚生尚幼，相隨敝門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，也幫他看看卷子。直到陞任南昌，署內無人辦事，這數年總在這裏的。」王太守道：「尊大人精神正旺，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？」蓬公子道：「家君常說：『宦海風波，實難久戀。』況做秀才的時候，原有幾畝薄產，可供饘粥；先人敝廬，可蔽風雨；就是琴、樽、壺、几、藥欄、花樹，都還有幾處，可以消遣；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，每懷長林豐草之思。而今卻可賦『遂初』了。」王太守道：「自古道：『休官莫問子。』看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，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掛冠。」笑著說道：「將來，不日高科鼎甲，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。」蓬公子道：「老先生，人生賢不肖，倒也不在科名。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，得以菽水承歡，這是人生至樂之事。」王太守道：「如此，更加可敬了。」

說著，換了三遍茶，寬去大衣服，坐下。說到交代一事，王太守著實作難。蓬公子道：「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。家君在此數年，布衣蔬食，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，歷年所積俸餘，約有二千餘金。如此地倉穀、馬匹、雜項之類，有甚麼缺少不敷處，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。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京官，官囊清苦，決不有累。」王太守見他說得大方、爽快，滿心歡喜。

須臾，擺上酒來，奉席坐下。王太守慢慢問道：「地方人情，可還有甚麼出產？詞訟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？」蓬公子道：「南昌人情，鄙野有餘，巧詐不足。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之事，家君在此，准的詞訟甚少；若非綱常倫紀大事，其餘戶婚田土，都批到縣裏去，務在安輯，與民休息。至於處處利藪，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；或者有，也不可不知！但只問著晚生，便是『問道於盲』了。」王太守笑道：「可見『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』的話，而今也不甚確了。」當下酒過數巡，蓬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，因又說起：「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，只落得個訟簡刑清；所以這些幕賓先生，在衙門裏，都也吟嘯自若。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：『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。』」王太守道：「是那三樣？」蓬公子道：「是吟詩聲，下碁聲，唱曲聲。」王太守大笑道：「這三樣聲息卻也有趣的緊。」蓬公子道：「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，只怕要換三樣聲息。」王太守道：「是那三樣？」蓬公子道：「是戥子聲，算盤聲，板子聲。」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諷他，正容答道：「而今你我替朝廷辦事，只怕也不得不如如此認真。」蓬公子十分大酒量，王太守也最好飲，彼此傳杯換盞，直喫到日西時分；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，王太守許定出結，作別去了。過了幾日，蓬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，王太守替他出了結。蓬太守帶著公子家眷，裝著半船書畫，回嘉興去了。

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，果然聽了蓬公子的話，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戥，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，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，不許欺隱，都派入官，三日五日一比。用的是頭號板子。把兩根板子拿到內衙上秤，較了一輕一重，都寫了暗號在上面。出來坐堂之時，吩咐叫用大板，皂隸若取那輕的，就知他得了錢了，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。這些衙役百姓，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。全城的人，無一個不知道太爺的利害，睡夢裏也是怕的。因此，各上司訪聞，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。做到兩年多些，各處薦了。適值江西寧王反亂，各路戒嚴，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道，催趨軍需。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，星速赴南贛到任。到任未久，出門查看臺站，大車駟馬，在路曉行夜宿。那日到了一個地方，落在公館。公館是個舊人家一所大房子。走進去舉頭一看，正廳上懸著一塊匾，匾上貼著紅紙，上面四個大字是『驩驩開道』。王道臺看見，喫了一驚。到廳陞座，屬員衙役參見過了，掩門用飯。忽見一陣大風，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，裏面現出綠底金字，四個大字是『天府夔龍』。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，纔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，直到今日纔驗。那所判「兩日黃堂」，便是南昌府的個「昌」字。可見萬事分定。一宿無話，查畢公事回衙。

次年，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，百姓開了城門，抱頭鼠竄，四散亂走。王道臺也抵當不住，叫了一隻小船，黑夜逃走。走到大江中，遇著寧王百十隻樓船戰船，明盔亮甲。船上有千萬火把，照見小船，叫一聲：「拿！」幾十個兵卒跳上船來，走進中艙，把王道臺反剪了手，捉上大船。那些從人、船家，殺的殺了，還有怕殺的，跳在水裏死了。王道臺嚇得撒抖抖的顫，燈燭影裏，望見寧王坐在上面；不敢抬頭。寧王見了，慌走下來，親手替他解了縛，叫取衣裳穿了，說道：「孤家是奉太后密旨，起兵誅君側之奸。你既是江西的能員，降順了孤家，少不得陞授你的官爵。」王道臺顫抖抖的叩頭道：「情願降順。」寧王道：「既然願降，待孤家親賜一杯酒。」此時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，跪著接酒在手，一飲而盡，心便不疼了，又磕頭謝了。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，自此隨在寧王軍中。聽見左右的人說，寧王在玉牒中是第八個王子，方纔悟了關聖帝君所判「琴瑟琵琶」，頭上是八個「王」字，到此無一句不驗了。

寧王鬧了兩年，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，束手就擒。那些偽官，殺的殺，逃的逃了。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曾收拾得一件東西，只取了一個枕箱，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，換了青衣小帽，黑夜逃走。真乃是慌不擇路，趕了幾日旱路，又搭船走。昏天黑地，一直走到了浙江烏鎮地方。

那日住了船，客人都上去喫點心。王惠也拿了幾個錢上岸。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，只有一個少年獨自據了一桌。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，卻想不起。開店的道：「客人，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。」王惠便去坐在對席。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。王惠忍不住問道：「請教客人貴處？」那少年道：「嘉興。」王惠道：「尊姓？」那少年道：「姓蓬。」王惠道：「向日有位蓬老先生，曾做過南昌太守，可與足下一家？」那少年驚道：「便是家祖。老客何以見問？」王惠道：「原來是蓬老先生的令公孫，失敬了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卻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。」王惠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處，寶舟在那邊？」蓬公孫道：「就在岸邊。」當下會了帳，兩人相攜著下了船坐下。王惠道：「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，台諱是景玉，想是令叔？」蓬公孫道：「這便是先君。」王惠驚道：「原來便是尊翁，怪道面貌相似。卻如何這般稱呼？難道已仙遊了麼？」蓬公孫道：「家祖那年南昌解組，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。」

王惠聽罷，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昔年在南昌，蒙尊公骨肉之誼，今不想已作故人。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？」蓬公孫道：「虛度十七歲。到底不曾請教貴姓仙鄉。」王惠道：「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麼？」蓬公孫道：「他們都上岸去了。」王惠附耳低言道：「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。」蓬公孫大驚道：「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，如何改裝獨自到此？」王惠道：「只為寧王反叛，弟便掛印而逃；卻為圍城之中，不曾取出盤費。」蓬公孫道：「如今卻將何往？」王惠道：「窮途流落，那有定所！」就不曾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。蓬公孫道：「老先生既邊疆不守，今日卻不來自呈。只是茫茫四海，盤費缺少，如何使得？晚學生此番卻

是奉家祖之命，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樁銀子，現在舟中；今且贈與老先生以為路費，去尋一個僻靜所在安身為妙。」

說罷，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，共二百兩。王惠極其稱謝，因說道：「兩邊船上都要趕路，不可久遲，只得告別。周濟之情，不死當以厚報。」雙膝跪了下去。蘧公孫慌忙跪下同拜了幾拜。王惠又道：「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，一無所有；只有一個枕箱，內有殘書幾本。此時潛蹤在外，雖這一點物件，也恐被人識認，惹起是非。如今也拿將來交與世兄，我輕身更好逃竄了。」蘧公孫應諾。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，彼此灑淚分手。王惠道：「敬問令祖老先生。今世不能再見，來生犬馬相報便了。」分別去後，王惠另覓了船入到太湖，自此更姓改名，削髮披緇去了。

蘧公孫回到嘉興，見了祖父，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。蘧太守大驚道：「他是降順了寧王的。」公孫道：「這卻不曾說明，只說是掛印逃走，並不曾帶得一點盤纏。」蘧太守道：「他雖犯罪朝廷，卻與我是個故交。何不就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盤費？」公孫道：「已送他了。」蘧太守道：「共是多少？」公孫道：「只取得二百兩銀子，儘數送與他了。」蘧太守不勝歡喜道：「你真可謂汝父之尚子。」就將當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。公孫見過乃祖，進房去見母親劉氏，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，慰勞了一番，進房歇息。次日，在乃祖跟前又說道：「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。」取出來送與乃祖看。蘧太守看了，都是鈔本；其他也還沒要緊，只內有一本，是青邱集詩話，有一百多紙，就是青邱親筆繕寫，甚是精工。蘧太守道：「這本書多年藏之大內，數十年來，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，天下並沒有第二本。你今無心得了此書，真乃天幸。須是收藏好了，不可輕易被人看見。」蘧公孫聽了，心裏想道：「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，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，添了我的名字，刊刻起來，做這一番大名？」主意已定，竟去刻了起來，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，下面寫「嘉興蘧來旬駙夫氏補輯」刻畢，刷印了幾百部，遍送親戚朋友；人人見了，賞玩不釋手。自此，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。蘧太守知道了，成事不說，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，寫斗方，同諸名士贈答。

一日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。」蘧太守叫公孫：「你婁家表叔到了，快去迎請進來。」公孫領命，慌出去迎。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。中堂在朝二十餘年，薨逝之後，賜了祭葬，謚為文恪，乃是湖州人氏。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。這位三公子，諱瑋，字玉亭，是個孝廉；四公子諱瓚，字瑟亭，在監讀書。是蘧太守的親內姪。公孫隨著兩位進來，蘧太守歡喜，親自接出廳外檐下。兩人進來，請姑丈轉上，拜了下去。蘧太守親手扶起，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，請坐奉茶。二位婁公子道：「自拜別姑丈大人，屈指已十二載。小姪們在京，聞知姑丈掛冠歸里，無人不服高見。今日得拜姑丈，早已鬚鬢皓然，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。」蘧太守道：「我本無宦情。南昌待罪數年，也不曾做得一些事業，虛糜朝廷爵祿，不如退休了好。不想到家一載，小兒亡化了，越覺得胸懷冰冷。細想來，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。」婁三公子道：「表兄天才磊落英多，誰想享年不永。幸得表姪已長成人，侍奉姑丈膝下，還可借此自寬。」婁四公子道：「便是小姪們聞了表兄訃音，思量總角交好，不想中路分離，臨終也不能一別，同三兄悲痛過深，幾乎發了狂疾。大家兄念著，也終日流涕不止。」蘧太守道：「令兄宦況也還覺得高興麼？」二位道：「通政司是個清淡衙門，家兄在那裏浮沈著，絕不曾有甚麼建白，卻是事也不多。所以小姪們在京師轉覺無聊，商議不如返舍為是。」

坐了一會，換去衣服，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。公孫陪奉出來，請在書房裏。面前一個小花圃，琴、樽、爐、几、竹、石、禽、魚，蕭然可愛。蘧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，挂著天台藤杖，出來陪坐。擺出飯來，用過飯，烹茗清談，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：「多虧新建伯神明獨運，建了這件大功，除了這番大難。」婁三公子道：「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，尤為難得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據小姪看來，寧王此番舉動，也與成祖差不多。只是成祖運氣好，到而今稱聖，稱神；寧王運氣低，就落得個為賊，為虜。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。」蘧太守道：「成敗論人，固是庸人之見；但本朝大事，你我做臣子的，說話須要謹慎。」四公子不敢再說了。那知這兩位公子，因科名蹭蹬，未能早年中鼎甲，入翰林，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，每常只說：「自從永樂篡位之後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！」每到酒酣耳熱，更要發這一種議論。婁通政也是聽不過，恐怕惹出事來，所以勸他回浙江。

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，兩位問道：「表姪學業，近來造就何如？卻還不曾恭喜畢過姻事？」太守道：「不瞞二位賢姪說，我只得這一個孫子，自小嬌養慣了。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甚麼學問，一味粧模做樣，動不動就是打罵。人家請先生的，開口就說要嚴；老夫姑息的緊，所以不曾著他去從時下先生。你表兄在日，自己教他讀些經史；自你表兄去後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，已替他捐了個監生。舉業也不曾十分講究。近來我在林下，倒常教他做幾首詩，吟詠性情，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，在我膝下承歡便了。」二位公子道：「這個更是姑丈高見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與其出一個斷削元氣的進士，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鷲的通儒。』」這個是得緊。」蘧太守便叫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。二位看了，稱贊不已。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，二位辭別要行，蘧太守治酒餞別，席間說起公孫姻事：「這裏大戶人家，也有央著來說的；我是個窮官，怕他們爭行財下禮，所以耽遲著。賢姪在湖州，若是老親舊戚人家，為我留意。貧窮些也不妨。」二位應諾了，當日席終。

次早，叫了船隻，先發上行行李去。蘧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，自己出來廳事上作別，說到：「老夫因至親，在此數日，家常相待，休怪怠慢。二位賢姪回府，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文恪公墓上，提著我的名字，說我蘧祐年邁龍鐘，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。」兩公子聽了，悚然起敬，拜別了姑丈。蘧太守執手送出大門。公孫先在船上，候二位到時，拜別了表叔，看著開了船，方纔回來。兩公子坐著一隻小船，蕭然行李，仍是寒素。看見兩岸桑陰稠密，禽鳥飛鳴。不到半里多路，便是小港，裏邊撐出船來，賣些菱、藕。兩弟兄在船內道：「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，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？宋人詞說得好：『算計只有歸來是。』果然！果然！」看看天色晚了。到了一鎮人家，桑陰裏射出燈光來，直到河裏。兩公子道：「叫船家泊下船。此處有人家，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，就在這裏宿了罷。」船家應諾，泊了船。兩弟兄憑舷痛飲，談說古今的事。次早，船家在船中做飯，兩兄弟上岸閒步，只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，見了二位，納頭便拜下去，說道：「婁少老爺，認得小人麼？」只因遇著這個人，有分教：公子好客，結多少碩彥名儒；相府開筵，常聚些布衣韋帶。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